

贷款保证保险缓解农户信贷配给了吗?^{*1}

董晓林 冯韵 管煜茹

【摘要】：从理论上梳理并分析贷款保证保险对农户受到的不同类型信贷配给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运用DID政策分析的方法以及实地调研的农户数据，构建多元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贷款保证保险的实施对农户受到的完全数量配给有显著影响，银行放宽了对农户抵押品的要求，降低了借贷门槛，从而缓解了农户因供给不足而受到的信贷配给，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对农户的交易成本及风险配给的影响不显著，总体来看，对农户因需求不足产生的信贷配给无明显影响。

【关键词】：贷款保证保险 信贷配给 银保互动

【中图分类号】：F30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18）—03—0058（07）

一、引言

贷款保证保险作为银保互动的一种形式，旨在通过金融机构将资金流向农村金融市场，尤其是帮助有资金需求但由于缺乏抵押品而面临信贷配给的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缓解其所受的信贷约束。近年来，中央多次出台相关文件，支持农村金融市场引入银保互动机制来降低信贷风险，提高农户贷款的“可获得性”。2009年，关于探索建立我国农村信贷和农业保险相结合的银保互动机制首次在中央1号文件中被明确提出；同年，浙江省宁波市最早开始了贷款保证保险的试点工作，由地方政府主导，各有关部分深入推进，并逐渐向周围省市扩展。2016年，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指明要加快建立起集农业补贴、涉农信贷、农产品期货和农业保险于一体的联动机制；截至当年2月，全国已有江苏、上海、山东、河北、重庆、广西等十多个省（市）相继启动了贷款保证保险业务的试点工作。

在贷款保证保险业务的实行过程中，借款人通过保险公司购买相应的保险，同时将保单抵押给借贷机构进行贷款，一旦发生违约，将由保险公司按约定好的比例代为偿付本金和利息。后期，当借款人有能力偿还所欠款项时，保险公司在收回的贷款中扣除已经支付的赔偿部分，再将余额交给借贷机构。在不考虑信贷及保险的成本时，贷款保证保险发挥了抵押品替代的作用，在贷款过程中将借款人可能存在的信用风险加以分散，从而增加农户应对风险的方式，缓解当前农村信贷配给问题。但是，较为复杂的借贷流程及额外的参保费用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农户的贷款需求，关键问题是，贷款保证保险能否在实质上增加信贷机构的供给，调整农户的贷款条件进而缓解农户信贷配给？这样将会对农户的信贷配给产生的作用效果是否会产生一定的差异？该模式近几年来实施效果到底如何？基于这一系列问题，本文将进行深入研究。首先，分析引入贷款保证保险后其对农户所面临的信贷配给的影响；其次，利用实地调研数据对农户所面临的信贷配给进行描述性分析；再次，基于调研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对贷款保证保险和农户信贷配给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最后分析实证结果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二、文献评述

目前，对于农户受到的信贷配给类型已有大量的相关研究，不同学者对配给形式也有不同的分类。Boucher et al.^{[1][2]}将信

¹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信息化趋势下普惠金融发展问题研究”（编号：15AJY020）的阶段研究成果。

作者：董晓林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0

冯韵 硕士研究生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0

管煜茹 博士研究生 南京农业大学金融学院 江苏南京 210000

贷配给分成以下五类：一是未借贷型价格配给；二是完全数量配给；三是部分数量配给；四是交易成本配给；五是风险配给。在这之中，价格配给和数量配给是最主要的两类，而交易成本和风险配给则主要是需求方造成的，其中风险配给是指借贷方为了避免抵押品丧失而自动退出信贷市场的信贷配给模式。Khantachavana, Turvey and RongKong^[3]的研究证明了风险配给的存在。刘洪武^[4]通过在贵州省的相关调研提出，贷款机构的高利息与农户家庭的低收入间存在矛盾，使得农民不敢贷款，这也是造成信贷行业得不到有效发展的重要原因。刘西川^[5]通过对内蒙古、山西、河南境内的贫困县进行调查得出，农民普遍认为贷款程序比较繁琐，而且成本较高，因而就放弃了借款。朱喜和李子奈^[6]将数量配给以及服务配给进行了区分，并且明确指出了造成农村信贷配给得不到有效缓解的原因是政府过多的干预了信贷工作，以及信贷机构和农村借贷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对于贷款保证保险的运行效果，部分学者认为其能够提升农户的信贷的可得性、缓解农户受到的信贷配给，降低借款人的成本。巴曙松和游春^[7]通过总结发达国家经验，认为贷款者可以运用不同形式的贷款保险来降低风险，进而提升信用水平以及融资能力，除此之外还能解决信息不对等的问题。谢玉梅等^[8]分析了安徽长丰县以特色经济作物草莓为试点对象的基于综合险的银保合作信贷产品，认为这一模式有效缓解了保险市场和农村金融市场对农户的双重约束，扩大了金融供给与需求，实现了银行、保险公司和农户三方共赢的目标。刘祚祥和黄权国^[9]建立了修正的 S-W 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农业保险，论证了贷款人的信息生产能力与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并且通过实证表明，农业保险对农村信贷规模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减少了农村的信贷配给，在降低借贷人信贷风险的同时增加了贷款人的收益。

还有部分学者则认为贷款保证保险对信贷可得性的影响受到合约性质、银行道德风险等因素的限制，效果不明显。李文中^[10]梳理了贷款保证保险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并认为其本质上是一种保证担保业务。位志宇和杨忠直^[11]从担保的视角出发认为，尽管其缓和了银行的信用配给，但由于担保壁垒的存在，解决贷款主体信贷约束的能力十分有限。吴本健和马九杰^[12]基于银保互动和前景理论，分析认为信贷保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金融机构的信贷供给意愿，但农户只有突破保费成本约束和理赔预期约束之后才会选择参与信贷保险、进而选择信贷。

贷款保证保险作为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的新方式，关于其研究目前仍集中在宏观和理论分析，虽然大部分学者都认为贷款保证保险能够为借款方提供还款担保，但对于其作用机制及作用效果，尤其是对于农户受到的不同类型的信贷配给的作用效果分析，学术界的研究还较少，更鲜有学者进行相关的实证研究。

三、贷款保证保险缓解信贷配给的作用机制

1. 信贷配给的成因及其分类

根据已有研究，农户的借贷行为受到信贷约束条件的显著影响。关于造成信贷配给的成因最经典的研究是 Stiglitz 和 Weiss，^[13]该研究指出，信贷配给是由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所产生的。换言之，正规金融机构提升利率会导致风险较低的“优质”借款者离开借贷市场，或是促使其选取风险更高的项目，这就会增加正规金融机构的放贷风险。为了降低因提高利率带来的信贷风险，正规金融机构会在高利率水平上拒绝或部分拒绝贷款要求，这也直接导致了数量和部分数量信贷配给。除了受到供给方的数量配给，农户因自身需求而产生的信贷配给近年来也逐渐被学术界证实，这种配给是指当农户有名义信贷需求，并且若其申请贷款能够得到相应的信贷供给，但农户的有效信贷需求却小于名义信贷需求甚至为零 (Mushinski)。^[14]其中农户可以获得生产性贷款却不对其进行申请的主要原因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交易成本配给。指由于借贷工作手续繁杂、交易成本相对较高而不去申请；二是风险配给。指农户由于担心无法保证履行约定而丧失抵押物品，因此不去申请贷款。据此，可将信贷配给分成以下五类：价格配给、完全数量配给、部分数量配给、风险配给和交易成本配给，其分类机制如下：^[15]

假定农户 i 的名义信贷需求为 D_i^N ，有效信贷需求为 D_i^E ，正规金融机构依据相关规定为农户 i 提供的最大贷款数额为 S_i 。

若 $D_i^E = D_i^N \leq S_i$ ，则为价格配给，其中， $D_i^E > 0$ 为借贷型价格配给； $D_i^E = 0$ ，为非借贷型价格配给。在这两种情况下，农

户 i 的借贷需求全部被满足,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受到信贷约束。若 $S_i < D_i^E \leq D_i^N$, 则代表此农户在信贷过程中存在数量配给, 其中 $S_i=0$, 为完全数量配给; $S_i>0$, 为部分数量配给。若 $D_i^E < D_i^N$ 且 $D_i^E \leq S_i$, 表示此农户存在由需求方导致的信贷配给。其中如果农户由于贷款手续繁琐、交易成本过高等原因不愿意申请贷款, 属于交易成本配给; 而如果农户担心违约而失去抵押品等原因未申请贷款, 则属于风险配给。

2. 贷款保证保险对农户信贷配给的影响

贷款保证保险缓解信贷配给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缓解信息不对称、分散金融机构风险和资产资本化这三个方面。农村金融机构与城市金融机构在金融交易过程中面临的交易对象有所不同, 农村金融机构面对的是大量分散的农户与农村的小微企业, 这种空间和地理上的分散以及小规模经济组织的运作模式产生了信息结构上的差异, 致使农村信贷市场中借贷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 不仅如此, 昂贵的信息成本, 使信贷机构无法准确掌握借贷者实际使用贷款的情况 (Stiglitz 和 Weiss)。^[16] 而贷款保证保险则允许信贷机构与保险公司之间进行信息分享, 二者对相同个体有着不同方面的信息积累, 信贷机构侧重于借款农户或企业的过往信用信息, 而保险公司则更侧重于风险信息。通过信息的相互补充及印证,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机构与农村经济组织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减少交易成本, 提高交易效率。同时, 保险公司利用“大数法则”可以将个人无法承担的风险, 分散至全体共同承担。就贷款保证保险合同而言, 一方面保险公司将个人无法还款的风险分散至全体借款人, 另一方面则是将信贷机构承担的违约风险部分转移至保险公司, 实现了风险在金融机构间的流动分配。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 保险合同不但能够将借贷主体的风险进行分散, 而且能够通过合约安排赋予承保财产一定程度的抵押功能, 实现资产的资本化, 这是农村贷款保证保险机制的制度基础。根据 Binswanger^[17] 的研究, 保险在银保互动中可以部分替代抵押物。我国农村借款人一直以来都无法提供满足金融机构需求的抵押物, 一是农业作为弱质产业, 农户收益较低, 没有较丰厚的经济积累; 二是即使有些资产可以抵押, 但这些资产通常与农户的生产生活联系紧密, 也没有相应的交易市场, 违约执行困难 (刘作祥、黄权国)。^[18] 而贷款保证保险的合约中, 保险公司对信贷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可以视作一种抵押品, 解决了农户抵押财产不足的问题, 使得贷款人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将具有高风险项目的借款人排除, 进而增加农村信贷机构的收益。基于以上作用机制, 贷款保证保险提高了信贷机构的借款意愿, 缓解了农户因供给不足而受到的数量配给。

贷款保证保险给农户借贷提供了一种新的抵押担保方式, 降低了其因担心失去抵押物而受到的风险配给, 也使部分因无抵押品或无担保而放弃申请贷款的有潜在需求的农户愿意去向金融机构申请借款, 从而使一部分非正规信贷需求转变为正规信贷需求, 进而减少了由于需求方面的原因而导致的配给。但是, 从农户的交易成本来看, 一方面, 在贷款保证保险合约中, 需要农户支付额外的保费, 增加了农户的借贷成本, 这可能会限制农户借贷方面的需求; 另一方面, 传统贷款合约仅有银行和农户两方参与, 但贷款保证保险合约还增加了保险公司的参与, 使得贷款合约更加复杂, 手续更为繁琐, 审批流程及下款期限也相应增加, 对农户而言增加了其理解参与该贷款合约的成本, 因此会加剧农户交易成本配给。

四、贷款保证保险对农户信贷配给影响的实证分析

1. 数据来源

本文的实证分析数据来源于 2015 年与 2017 年对镇江市丹阳县和句容县的农户所进行的金融普惠情况调查。其中, 丹阳县作为贷款保证保险的试点县, 于 2015 年后开展贷款保证保险业务, 而与丹阳县接壤的句容县则未开展贷款保证保险业务。调查采用随机抽样方法, 抽取了镇江市丹阳县的曲阿镇、司徒镇、开发区三个乡镇作为实验组总样本, 并按照地理位置临近原则, 在与丹阳县接壤的句容县选取了天王镇、后白镇、茅山镇三个乡镇作为对照组。

2. 样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共取得 233 份有效问卷，根据随机抽样调查数据统计的 2015 年试点村与非试点村户主及其家庭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2015 年试点村与非试点村农户特征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2015 年		
	均值		t 检验
	非试点村	试点村	
年龄(岁)	56.6	56.5	0.4794
教育水平(年)	7.65	7.86	0.6151
耕种土地面积(亩)	10.73	4	0.0007***
家庭年纯收入(万元)	11.43	10.62	0.4181
家庭资产总值(万元)	68.73	72.16	0.5858
户主是否有手艺(1,有;0,没有)	0.44	0.66	0.9893
家庭劳动力人口占家庭人口比例	0.74	0.68	0.1049
样本数量	55	50	

注:***表示在 1%的水平上显著性差异。

由表 1 数据可以看出，除了耕种土地面积这个变量存在显著性差异以外，试点村和非试点村在政策实施前农户的各项家庭特征均没有显著差异。由此表明试点村与非试点村影响农户信贷配给水平的协变量分布基本相同，可以满足在没有试点的情况下信贷配给水平相同这一假定。

3. 试点村与非试点村农户信贷配给率的估计

借鉴 Carter, Olinto^[19]和张龙耀^[20]等所采用的直接诱导式方法(DEM)，我们对试点村与非试点村农户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前和试点后的信贷配给类型进行了分类，并根据受到该种配给类型的农户数/各村调查农户样本总数计算该村的农户信贷配给率。结果显示，试点村与非试点村的非价格信贷配给在政策实施后均小于政策实施前，其中非试点村政策实。

施前的非价格信贷配给率为 29.09%，在政策实施后为 27.27%，下降了 1.8%，试点村政策实施前的非价格信贷配给率为 20%，

在政策实施后为 19.38%，下降了 0.6%。就具体信贷配给类型而言，样本地区中，政策实施前的非借贷型价格配给率为 57.14%。其中试点村为 64% 高于非试点村的 50.91%。而在政策实施后，试点村和非试点村的非借贷型价格配给均有所下降，相较于政策实施前下降了 17.1%，说明该地区两年来借贷需求有所上升；其中试点村下降至 45.16% 而非试点村下降至 40.91%。相反的，借贷型价格配给率在样本地区均有上升，说明无论是试点村或非试点村，借贷供给都增加了。这也可以从完全数量配给率和部分数量配给率的下降中看出来。其中，非试点村的完全数量配给率由 2015 年的 18.18% 下降至 2017 年的 10.61%；试点村的完全数量配给由 2015 年的 14% 下降至 2017 年的 4.84%，比非试点村多下降了 1.9%。然而，就部分数量配给而言，试点村与非试点村均有所上升，其中非试点村由政策实施前的 5.45% 上升至 9.09%，试点村由政策实施前的 2% 上升至 6.45%，说明该地区金融机构可能由完全拒绝信贷转变为通过控制单笔信贷规模的方式来控制借贷风险。而就需求方导致的信贷配给而言，无论是试点村还是非试点村其交易成本配给率均有小幅上升，风险配给率小幅下降，其中非试点村的交易成本配给率由 3.64% 上升至 6.06%，试点村的交易成本配给率由 2% 上升至 8.06%；非试点村的风险配给率由 1.82% 下降至 1.52%，试点村的风险配给率由 2% 下降至 0%。

4. 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对于项目评估和政策分析，目前比较常用的方法有利用跨时独立混合横截面数据的 DI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方法和综列数据模型。上述两种方法各有千秋，前者要求数据来自对所研究总体不同时点的随机抽样，并且假设随机观测点是独立同分布的，而综列数据则要求对观测对象在不同时期跟踪调查以收集跨时资料，但对观测点的分布没有严格的独立同分布要求。^[21]

本研究调查了在政策实施前后试点村和非试点村随机抽取的农户家庭特征、生产和收入等信息，构成了 DID 数据集，为此，在研究中我们采用 DID 模型就贷款保证保险对信贷配给影响进行评估。基本的 DID 模型如下：

$$Y_{i,j} = \alpha + \beta_1 \text{Treated}_i + \beta_2 \text{Time}_j + \beta_3 \text{Treated}_i \times \text{Time}_j + \gamma_i X_i + \epsilon_{i,j} \quad (1)$$

其中， $Y_{i,j}$ 为第 i 组在 j 期的因变量情况， Treated_i 为试点的虚拟变量，试点村取值为 1，其他为 0； Time_j 为政策实施期识别变量，政策实施后取值为 1，否则为 0。 β_3 刻画了政策发生前后对应变量的影响，是本文主要关注的对象。

为进一步考察贷款保证保险在政策实施前后对不同信贷配给的影响，分析其内在决定机制，本文建立多项 Logit 回归模型，估计贷款保证保险试点、农户家庭资本水平、农户家庭收支水平、受教育状况等对农户信贷配给的影响。

假定农户 i 受到信贷配给方式有 $J+1$ 类，以其中一类作为参考类别，则农户 i 受到 j 类信贷配给的概率为：

$$\Pr(Y_i = j) = \frac{e^{(X_i' \beta_j)}}{1 + \sum_{j=1}^J e^{(X_i' \beta_j)}} \quad (2)$$

(2) 式中， X_i 为影响农户信贷配给类型的外生变量， β_j 为待估系数。 J 为信贷配给的类别， $j=0, 1, 2, 3, 4$ ，令 $j=0$ 为借贷型价格配给， $j=1$ 为非借贷型价格配给， $j=2$ 为交易成本/风险配给， $j=3$ 为部分数量配给， $j=4$ 为完全数量配给，其中借贷型价格配给为参考类别。

农户的信贷配给类型受到多种因素共同影响。除了是否试点贷款保证保险，本文还关注农户的家庭资本情况，选取固定资

产净值、是否属于种养殖大户两个指标衡量，以判断农户家庭能否提供抵押担保品。于此同时，本文选取以下指标作为控制变量：农户及其家庭特征变量，包括户主年龄、受教育年限、户主是否有手艺、家庭劳动力数等；农户家庭收支情况，包括家庭年纯收入、家庭消费和支出情况等，其中以调查当年家中是否发生盖房、子女上学、生病、婚丧喜事等大事作为家庭消费和支出情况的代理变量。各解释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

表 2 解释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解释变量	变量定义及描述	均值	标准差
试点地区	是否试点地区 (1=是, 0=否)	0.481	0.501
试点时间	政策是否开展 (1=是, 0=否)	0.549	0.499
交互项	试点时间*试点地区	0.266	0.443
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净值(万元)	108.672	166.897
种养大户	是否属于种养殖大户 (1=是, 0=否)	0.167	0.374
年龄	年龄户主年龄(年)	55.202	9.267
受教育年限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8.167	3.267
是否有手艺	户主是否有手艺 (1=是, 0=否)	0.532	0.5
家庭劳动率	家庭劳动人口/家庭总人口数	0.724	0.239
发生大事	当年家中是否发生大事 (1=是, 0=否)	0.459	0.499
家庭年纯收入	农户家庭年纯收入(万元)	13.536	18.531
社会关系	拥有在政府部门或银行工作的亲戚朋友数	1.348	4.185

5. 实证结果与讨论

Logit 模型需满足 IIA（独立不相关）假设，即无论其他选择是否存在，删除或增加，个体 i 对任意两个类别 j 的选择概率优势比与其他选择对象无关。运用 Hausman 检验方法对多项 Logit 模型 IIA 假定的检验结果如表 3 所示。尽管 χ^2 的估计小于零 3，但结论表明去掉某一类信贷配给之后，所有结果都不能拒绝选择对象之间相互独立不相关的原假设。

表 3 多项 Logit 模型 IIA 假定的 Hausman 检验结果

遗漏配给类型	卡方值	自由度	$P > \chi^2$	结论
1	36.36	34	0.3594	未拒绝原假设
2	-0.48	35	-	未拒绝原假设
3	-0.53	35	-	未拒绝原假设
4	-2.28	35	-	未拒绝原假设
5	0.04	35	1	未拒绝原假设

参数的估计结果显示，交互项对农户受到的非借贷型价格配给、完全数量配给影响均为负，对部分数量配给影响为正，但仅对完全数量配给在 10%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根据 RRR 的计算结果，政策实施后的试点区农户受到完全数量配给的概率为试点前的 0.49 倍。这说明贷款保证保险政策的实施对农户的完全数量配给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降低了农户申请贷款被拒绝的比率，提高了农户的信贷可得性。而农户家庭资本变量，包括固定资产净值、是否属于种养殖大户对农户受到的完全数量配给影响不显著，家庭支出指标即是否发生大事则对完全数量配给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贷款保证保险实施背景下，银行放宽了对农户的借贷门槛，固定资产及抵押品水平较低的农户与水平较高的农户受到的数量配给无明显差异。而农户有资金需求时，选择正规金融借贷，被拒绝的比例更低，金融机构会衡量农户是否有真实的资金需求。

在部分数量配给方面，交互项对部分数量配给不显著且系数为正，说明贷款保证保险的实施使农户更易受到部分数量配给。而农户是否是种养大户对其受到的部分数量配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根据 RRR 的计算结果，农业大户受到部分数量配给的概率为非农业大户的 25.42 倍，说明农业大户更容易受到部分数量配给。其主要原因在于农业大户的资金需求较大，银行难以完全满足其信贷需求，因此农业大户的部分数量配给率较高。

在交易成本配给与风险配给方面，交互项对其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贷款保证保险对农户风险配给的缓解作用与其对农户交易成本配给的加剧作用相互抵消，这也与前文的分析一致。而农户的受教育年限对其受到的交易成本及风险配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 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这是因为相较于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户，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户更易理解并参与复杂的金融交易，从而因贷款保证保险交易流程繁琐而受到交易成本配给的概率更低。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信贷配给理论，研究将贷款保证保险引入农村金融市场的作用效果如何。通过对贷款保证保险作用于农户信贷配给机制的阐释，分析了其对农户不同信贷配给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贷款保证保险的实施对农户受到的完全数量配给有显著的

负向影响，放宽了银行对农户抵押品的要求，降低了借贷门槛，从而缓解了农户因供给不足而受到的信贷配给。而对农户的交易成本及风险配给没有显著影响，对农户因需求不足产生的信贷配给也无明显影响。

从江苏地区的试点情况来看，国家法律政策对银保互动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尚不明显，试点中的贷款保证保险合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户的信贷配给情况，但其交易也面临较大的违约风险，很难发挥预期作用。因此，要推进贷款保证保险的试点，完善现有贷款保证保险制度，控制贷款保证保险风险，本文根据实证结果给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制定激励扶持政策。贷款保证保险属于辅助融资类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起到了助力作用，为其承担了部分社会管理职能，因此，政府也要积极利用激励扶持政策，支持贷款保证保险的发展，并为其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设立风险叫停机制，控制贷款保证保险实施风险。尽管贷款保证保险大大降低了银行面临的违约风险，但这也有可能诱发银行的道德风险——为资信水平较低的贷款者申请贷款保证保险，因此合理的风险控制手段非常必要。当贷款不良率较高或显著上升时，应及时进行风险预警，并适度控制贷款保证保险的增幅；当贷款不良率上升到一定程度时，应及时叫停业务。三是引入再保险机制，利用市场机制降低风险。贷款保证保险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保险公司自身承担的风险，从而使得其承保能力下降，而农业产业的不确定性使得保险公司有必要降低风险。这时保险公司可以向再保险公司投保，从而增加保险公司自身的承保能力，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贷款保证保险业务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Guirking, C, Boucher, S.R.Credit constraints and productivity in Peruvian agriculture [J].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8, (03).
- [2]Boucher, S. R. , Carter, M. R. and Guirking, C. Risk Rationing and Wealth Effects in Credit Markets[R]. Working papers, 2005.
- [3]Khantachavana, S. V. , Turvey C. G. , Kong. R. Risk Rationing in China Rural Credit Markets [J].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 Association, 2011, (01).
- [4]刘洪武. 西部贫困地区农村金融服务调查[J]. 金融经济(理论版), 2006, (24).
- [5]刘西川, 程恩江. 贫困地区农户的正规信贷约束:基于配给机制的经验考察[J]. 中国农村经济, 2009, (06).
- [6]朱 喜, 李子奈. 农户借贷的经济影响:基于 IVQR 模型的实证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06, (03).
- [7]巴曙松, 游 春. 我国小微企业贷款保证保险相关问题研究[J]. 经济问题, 2015, (01).
- [8]谢玉梅, 齐 琦, 赵海蕾. 基于综合险的银保合作模式:典型个案及理论含义[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 (05).
- [9][18]刘祚祥, 黄权国. 信息生产能力、农业保险与农村金融市场的信贷配给——基于修正的 S-W 模型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 (05).
- [10]李文中. 小额贷款保证保险在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中的作用——基于银、企、保三方的博弈分析[J]. 保险研究, 2014, (02).
- [11]位志宇, 杨忠直. 基于信息经济学的担保机构与中小企业信贷分析[J]. 管理科学, 2006, (06).

-
- [12]吴本健,单 希,马九杰.信贷保险、金融机构信贷供给与农户借贷决策——来自 F 县草莓种植“信贷+保险”的证据[J].保险研究,2013,(08).
- [13]Stiglitz J.E., Weiss, A.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 [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1, (03).
- [14]Mushinski, D.An Analysis of Loan Offer Functions of Banks and Credit Unions in Guatemala [J].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99, (02).
- [15]黄惠春,祁 艳,程 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基于组群配对的实证分析[J].经济评论, 2015, (03).
- [16]刘祚祥,郭伦国,杨 勇.信息共享、风险分担与农村银保互动机制[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10,(03).
- [17]Binswanger, P.H.Risk Aversion, Collateral Requirements and the Markets for Credit and Insurance in Rural Areas [M]London: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19]Carter M R, Olinto P.Getting Institutions “Right” for Whom?Credit Constraints and the Impact of Property Rights on the Quantity and Composition of Investment[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3, (01).
- [20]张龙耀,江 春.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中非价格信贷配给的理论和实证分析[J].金融研究,2011,(07).
- [21]徐晋涛,陶 然,徐志刚.退耕还林:成本有效性、结构调整效应与经济可持续性——基于西部三省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季刊),2004,(04).